

龜山金集

諸錄



| | | | | |
|------|----|------|----|----|
| 漢書門類 | | 三四八二 | 九六 | 一 |
| 冊架 | 函號 | 冊架 | 函號 | 冊架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三四八二 | 九六 | 一 |
| 冊架 | 函號 | 冊架 | 函號 | 冊架 |

| | | | |
|------|----------|----|---------|
| 內閣文庫 | | 番號 | 漢 3482 |
| 冊數 | 10 (4) | 函號 | 315 112 |

十二至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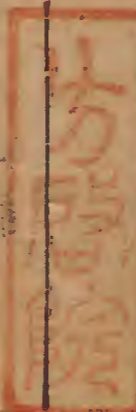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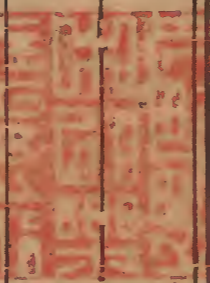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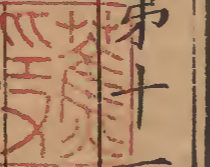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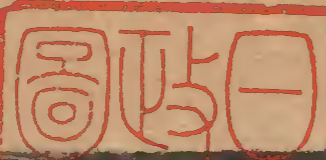
龜山先生上卷第十一

語錄二

京師所聞

丙戌四月至六月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
 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
 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卹民隱皆疾痛
 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
 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
 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
 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萬物與



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為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豐尚書稷嘗言少時見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祿盡則死昔元厚之死而復生於舍府見主吏謂之曰君祿未盡它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延季原之一生雖一椀飯友必先減而後食其餘其養皆不敢過故身為執政壽逾七十雪竇之言於是可驗今日賚人相高以侈視其費用皆是無益畢竟何補公

聞之曰此猶以利言也若以義言之則簞食萬鍾碩吾所得為者如何耳

吳審律儀勸解易曰易難解曰及今可以致力若後力衰卻難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釋者其於它卦皆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則是其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該其果極於世
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
於一事大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
果如今之解易者乎故某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
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畫
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孔子
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益可見也如云神農氏
之耒耜益取諸益日中為市益取諸噬嗑黃帝堯舜
之舟楫益取諸渙服牛乘馬益取諸隨益噬嗑渙隨

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真聖
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宣民而易之道得矣
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

問牆有茨之詩若以為勸戒似不必存曰著此者欲
知此惡不可為耳所以不可為以行無隱而不彰雖
幽闇澁僻之中人或可以知其詳也人之為惡多以
人算之知而密為之然終不能掩密為之者其初心
也至於不能掩密已無如之何耳豈其所欲哉此君
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愆乎其所不聞也
自非狙詐之徒豈以義足以勝利然不為利疚而遷

者幾希如管仲未
知義故其所為多假義而行自王
者之迹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弱於利而不知反
由孔子而後為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
守得定

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為桓公之子也
猗嗟之詩序曰人以為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兮
則明莊公非齊侯之子矣以經考之莊公之生桓公
之六年也至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
因載申繻之諫與桓公造齊之事則前此文姜蓋未
嘗如齊也未嘗如齊而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春秋

安得而不辨乎此春秋所以為別嫌明微也

閔二年書鄭奔其師觀清人之詩序可見矣文公惡
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遂使眾散而歸豈非
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故
二罪鄭

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
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
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
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
報之不夫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以為美其取之

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殊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鄭季常作太學博士言養士之道當先善其心今殊失此意未知所以語之之方曰由今之道雖賢者為教官必不能善人心曰使荆公當此職不知如何曰荆公為相其道蓋行乎當季今日學法荆公之法也已不能善之矣季常良久曰如是如是

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夫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算能相當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

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氏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還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為證故仁智兼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某平

生為學夫常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夫猶足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

曰行吾敬而已

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邪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問宰我於三季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為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季之喪在它人於此不敢發之宰我疑以暮斷故必求質於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

四科之目不盡孔門弟子之賢非可指為定論

楊雄作太玄準易此最為誑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

黷濫其數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

可助長當如何着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友不助長

溫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孔子然必聞其政者以此耳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耳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所謂時習者如嬰兒之習書點畫固求其似也若習之而不似亦何用習學者學聖人友當如此大槩必

踐履聖人之事方名為學習又不可不察習而不察與不習同若今之學者固未嘗習而況於察

問何謂屢空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學至於聖人則一物不留於胸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屢空而已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

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也故不足取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眎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牙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若

子所為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為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淺思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人須能弘然後有容因言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旁招俊又列于燕佐宰相之任也今宰相欲擢任一人必令登對然後取旨用之夫人之賢不肖一見之頃安能盡知此蓋起於後世宰相不堪委任之過

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善其實皆利

春秋正是聖人處事處它經言其理此明其理既明則其理不難知也

聖人處事之外不加毫末然以孔子之聖子而止言其不為已甚而已

或問操心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顏子克己復禮取學者之要若學至聖人則不必操而當存焉雖言能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此為不知聖人語

及莊周言天人合一曰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曰是夫
天也若絡牛首穿馬鼻則不可謂之天論西銘曰河
南先生言理一而分然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
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
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
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
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吾從周非從其文也從其損益之意而已
易言利見利用而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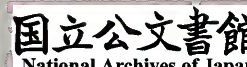
謂死與鬼神孔子路所不得而問蓋不曉一致之理故
錯認聖人之言

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為薄也只為有疑故不
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
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忠此是甚
力量

餘杭所聞 丁亥三月

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為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
助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羣后誓之既已出師朝廷



上下宜無不以為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而還而苗夷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蓋舜之時在廷莫非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般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縱而不治未足為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脩德以待其來之為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夷狄待之也況又成王幼沖蒞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縱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無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之也易曰覓陸夬夬中行无咎其舜之事乎如往季靖州之師其

出固有名若以舜之事言之其孰為得自靖為郡荆湖至今被其害

問帝乃誕敷文德則自班師之後然後敷之也敷文德之事何以見曰舜干羽是也古之習文武一道故干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為武用之於舞蹈則為文曰敷文德云者已不為武備矣

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以乞醢證父為直不得其正者也古之於幼子常示母誑所以養其直也其養之也有素如此以怨報怨以德報怨皆非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政

惡而不為私焉耳曰如是則以德報德何以辨之曰
所謂德非姑息之謂也友盡其道而不為私焉耳若
姑息則不能無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奪而適遇所
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委曲如庾公之
斯之於子濯孺子不友可乎曰然

問舜之皆在廷之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
皋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
百揆而皋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
為一觀舜之命皋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皋陶之
職所施於外者為詳故皋陶雖不可以無禹禹不可

以無皋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
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而子夏亦言舜
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
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
何以進

問孔子於舊館人之喪過於一哀而出涕遂晚驟以
賻之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而顏淵死子哭之慟顏
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而不與何也曰過於一哀而
出涕者不期然而然也然哀有餘也故必有以文之
此說驟之禮所由起乎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

則其存亡與之為一矣故其哭之也不自知其慟也
其於此奚以文為文非所以施於顏淵則車之與不
與也惟義所在而已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
道不順乎親弗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
不說於親矣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
知誠其身豈知一不誠它日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乎
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
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而不為人所疑道何可行哉
蓋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心一萌驅鳥舞而不下矣

○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
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
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若內外之道不合
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為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
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伊尹所以事君愛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為放
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
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後世之為人臣者不奉
而違遇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

是伊尹之事不可法於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
行足信何為不可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
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
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林進退唯孔明是
聽而蜀之人友寡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弒之人其
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
世觀之以為異其實亦所謂中道

問成湯放桀惟有慙德何也曰橫渠嘗言湯武之功
聖人之不奈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為臣而事其君當
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其君如堯舜至其君
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順
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既以堯舜
之禪為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無媿乎

問文姜與齊侯淫詩人以不能防閑其母刺莊公莊
公固當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觀載驅之詩言魯道有
蕩則魯之君臣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夫君夫人之出
入其威儀物數甚備其曰齊子夕發又何其易乎禮
婦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既曰從子子乃不
能防閑之恣其淫亂於誰責而可乎許穆夫人思歸
唁其兄而義不得其賦載馳之詩曰大夫君子無我

有尤是雖欲歸不可得也曰凱風何以美孝子曰不能安其室是求嫁也嫁猶以正非如姜氏之淫于齊也又此詩之所取特美其負罪引慝而已若叔于田之詩序所謂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其刺之蓋與猗嗟之刺莊公同意

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列子所載仲論隰朋之為人上忘而下不叛媿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又如論語僂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者亦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如孔子耳何可輕議曰此未見仲小器之實也若

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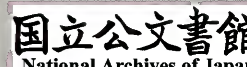
艮止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善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誠意所寓故也古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言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是以必由也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復平治曰正心一事自是人未嘗淡知之若淡知而體之自有

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友惟聖人力
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
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
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矣觀王氏
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
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未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
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
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因問顏子克己欲正心邪曰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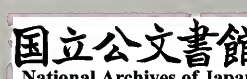
或問經綸天下須有方法否須才氣運轉得行曰天

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效
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庶鳴
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羣臣勞使臣者也若
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
如書堯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
協味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效已臻黎民於變時
雖然後乃命羲味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
廢豈所宜先
未見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淺即不是聖人
作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着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之迹在焉是夫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何以為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目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遑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盟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威儀度數或皆未舉而已有享顯若其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有在矣又云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蓋求鬼神於幽陰之時未致其文於此而能致誠以格鬼神則自灌而往其威儀度數足觀矣若不究其實而徒以繇文從事何足觀乎故孔子嘗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二簋可謂用矣其不費物而費誠如此又云古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初無二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本一理故所以感之者夫以一理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所謂神道誠意而已誠意



天德也

又云無誠意以用禮則所為繇文末節者偽而已故老子絕滅禮學而曰忠信之薄亂之首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非謂明其禮意也衣服所以章有德五服五章或非其稱不明孰甚焉

棠棣之言朋友不可相責望蓋君子恕以處朋友也若為人朋友所以自處則不可爾周官以孝友睦婣任卹考人之行若不可責人聖人何以制法夫鄰里鄉黨力足以相助相持猶不敢不勉而況於朋友乎○問所解論語犯而不校處云視天下無一物非仁

也故雖犯而不校此如四海皆兄弟之義看否曰然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與誰校如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一終

山先生集卷第十二
不方不圓無所不與
不方不圓無所不與
不方不圓無所不與
不方不圓無所不與
不方不圓無所不與
不方不圓無所不與
不方不圓無所不與
不方不圓無所不與
不方不圓無所不與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二

語錄三

餘杭所聞

楊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無
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
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
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分明然後
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
為不妄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齊戰在聖人何以慎曰齊所以事神戰所以用民命固當慎也曰孔子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何也曰此非聖人之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敢自謂其能克乎夫祭之為道初不為致福故祭祀不祈君子於其親春祫祭祀以時思之其它所祭報本反始而已何求福之有又曰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度德量力皆足以勝受而無疑焉而曰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是不殺必其戰之勝也而記偃孔子之言曰我戰則克必不然矣○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斂其威柄此固是也書偃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夫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是非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為之夫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問或謂衛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戎

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
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其功如此也
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
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
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
以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故算敢輕議不知
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
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來薇以下治
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
所以自治者俱亾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

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
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身何足道哉如孟
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
孔子何為淡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
錄之而況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
事蓋不暇為矣

問或謂今世直道難行必有術焉若事事要是自立
不任道如何行得觀周勃狄仁傑之在漢唐必須優
柔浸灌蒙恥忍后俟時而後發故功成事遂如必危
言極論則速禍無補矣曰學者當以聖王為師如周

勃何人而可取法勃之不為祿產戮也幸矣觀其提
此軍而入也彌於衆曰為劉氏者左袒此最為無謀
設使當時呂氏之黨先有以固結衆心皆為之右袒
何以處之非唯皆右袒只使左右袒者相半夫不能
沒勝矣豈不危乎曰勃須知衆皆為氏故為此說曰
既知其皆為氏則此說尤為贅語為勃之計但當問
義之所在以義驅之可也如當時平勃兩人俛首以
事呂后其在平則或有謀在勃驅之為亂亦固從之
矣此何可保觀勃初無學術夫無智略庸謬人自方
文帝諭之就國畏帝以事誅之至使人以兵甲左右

為衛若果君命見誅勃殆將以所自衛者叛乎此處
可笑也後之人多以成敗論人物故如勃者得與志
賢之列夫可謂矣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
謂之社稷臣可也然夫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
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蓋
后其濱於死者友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
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
勦業乘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
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
已以求難必之功乎又言西漢之士多尚權謀戰國

餘俗也觀高祖時只有一張子房乃君子人其它少
有可取者又言班固稱高祖謂王陵少戇可以佐陳
平然安劉氏者必勅此語蓋未驗也陳平獨任事甚
久王陵一言而免終不曾佐得陳平平獨任去無變
○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
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
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
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
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把正己
為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或可

以救時據其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
人君心術

因言人君喻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英宗
朝傅欽之奏劄子上不從因言臺諫有合理會事却
不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上曰何
不言蔡襄欽之云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
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
議出之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
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遷事曰一仁宗時或勸云陛

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埒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知有不是難於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為不佞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為易矣。據仁宗識慮如此天下安得不治人君無心如天。仁宗是也。

曾子開端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輩流雖位崇望重少不以言語禮兒牢籠人者殊為失體。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是公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堂前夫人處稟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為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夫不言至知公與弟虞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搖撼不動。

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知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
虐百姓耳然寬大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
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
予殺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
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
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
以無知怒之則雖有可怒之事或無所施其怒無知
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趣利避害全在保者今志
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阱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
疑有後害於民所見未到者當與它做主始得州縣

近來勸誘富民買鹽勸誘即須有買者但異時令百
姓買鹽其初或令勸誘百姓名一入官以後價不可
脫為民父母豈可暫時罔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
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
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
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
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冗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
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知言聖人之

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
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夫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大得功業只是
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
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它儘有用
處曰若不使它自為或不肯還聽時如何曰如此則
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因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夾
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

言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
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友弔之詰也若實尊周專
封之事仲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
不以誠為之也今蘇州朱冲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
病者鑿藥人賴以活甚眾其置物業則厚其直及其
收息則眎眾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為其意
正在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
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
未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設小管仲只為見其
不破近世儒者如荊公雖知卑管仲其實未識它未

盡況於餘人人若知王良善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
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
為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又言霸
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如所
謂皞皞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之世不同蓋彼所以
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夫不
教人喜夫不教人怒

瑩中言乘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知為甚椿得太重
及紹聖時不知卻如何夫偏多載了據此兩舟所載
者因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則適平若被人問到

此須有處置始得如是本分處置得事之人必須有
規矩繩墨一一調味得是不令錯了若只說得總腦
便休夫不濟事孟子言天下可運於掌如彼所言天
下誠可運於掌也

謂曾見志宣云上合下便執得繼述兩字牢更不可
易因言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
與真箇道理且好債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說而推明
之而況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開道而使小人乘
間謬為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
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傳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

一二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至周公則受而為徹文
王闢市譏而不征至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
政政由舊逮周公七季制禮作樂昔者文武所由之
政安在聖人作處唯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雖紂
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
所容心因時乘理欲天下國家安利而已且如
神考十九季間艱難勤苦制為法度蓋欲以救時弊
使百姓也假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
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使百姓也是夫神考
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熙豐之迹不然則為

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有天下百有餘季海內安
樂其法度豈皆不靠神考一起而受之神考亦
謂之不孝可乎自唐末至五代禍亂極矣太祖
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此豈常人做得
然而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之然爾若謂時使之然
則神考之法豈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神
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於繼述而頌以為不孝乎
今之所患但人自不取以正論陳之於上恐有滯礙
妨嫌若吾輩在朝廷須是如此說始得其聽不聽則
有去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辨即勝

它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
○問或謂荆公晚年詩多有譏誚 神宗處若下註
脚儘做得謗訕宗廟它日友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
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陷人以
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它昔王文正在中書寇
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邊
它日密院友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邊文
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邊倒用印有是否
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它不是更不問如
今日所罪謗訕宗廟毀謗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

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於舜求言乃立謗
木是真欲人之謗已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
雖小人怨詈或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
皆可以為後王法今其所言譏刺時君者幾半不知
當時遭謗訕之罪者幾人夫禁止謗訕自出於後世
無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為法若祖宗功德自有天
下後世公議在豈容小己有所抑揚名之曰幽厲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為人子孫豈不欲聖賢其
祖考但公議以惡名歸之則雖欲改之不能得也其

曰名之曰幽厲當時誰實名之茲豈獨其子孫之不
孝乎如此在人主前開陳乃是正理今之君子但見
人言繼述亦言繼述見人罪謗訕亦欲求人謗訕之
迄罪之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祐臣寮章
疏論事今乃以為謗訕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須當
理會分明今反謂它門亦嘗謗訕不唯效尤兼是
使元祐賢人君子愈出脫不得濟甚事

言季常在京時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
與之言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
此此心一念之間豪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

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般便道自己心得其正否
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
哀樂之後能得所謂味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
育其於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顏子
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為之無難若正
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巍巍如此如顏子
者如何做得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一天下曰只翰
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一
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

山先生集卷之十二
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使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為之時人固已心說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室何如叔孫通作原廟是不使人主改過而教之恥過作非也此為萬世之害今太廟却間了只嚴奉景靈宮是舍先王之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也豈不過乎因讀東坡咏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曰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

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它日亦嘗讀九成臺銘云此說得之莊周然而以江山吞吐艸木俯仰衆竅呼吸鳴獸號鳴為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或不之察耳

言荊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然使者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語似無病然或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

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謂常問志寧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其理是否志寧曰是曰若爾公何不殺人放火志寧無語揚雄云學所以脩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脩性無變壞豈可脩乎惟不假脩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因論荊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效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蓋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

鄉民鄉民惟知輸而已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有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六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友不覺其為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六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夫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

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至少夫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債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家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沿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為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不細往季富家知此患也官中派之請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為息輸之官乃無患然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翟霖送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倚勿背霖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邪正叔曰但具人形兒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孟子言仁者如疾蓋生於子思疾有似乎君子之說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蓋生於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為硜硜然小人之說

學校養士反不如居養安濟所費之多如餘杭學令
 止有三十人而居養安濟乃共有百餘人居養安濟
 人給米二升錢二十為士者所給如其數加四錢一
 而士未必常在學也則其所費固寔於彼矣若其所
 養實是窮民疾病者誠善然所養止浮浪游手之徒
 耳夫屬良民而養游手是何政事近詔又收養季五
 十者自此徃徃來者益多所費當益廣夫季五十則
 子自可昏女自可嫁安得為無告之窮民乎又其所
 養多聚異鄉之人不許根問來處則雖有父子夫婦
 官吏何緣得知故其弊為甚若只許土着人就本貫

收養之易為檢系而其弊或矣
 因養而雨論無為軍役法曰天下
 如養之州應置全明澤州也
 之十又百之
 本行盡然立須養得
 方得若養它不
 不知勿給徒費財耳何則彼為士於此蓋欲以活父
 母妻孥故為之今之養之不過有刑戮在前寧免
 其受賄乎如法曹之俸月十千而法司乃十二千則
 法吏之祿為過於法官又常平六人月給六千此乃
 可責之以不受賂其餘千錢或二三千而已給紙札

尚不且安能活其家則其執須至乞覓如必若法司
常平市人重其祿則財用之費無所從出兼是吏祿
吏有不不用多給者如學士茶鹽司吏人近制祿皆不
減十千彼有何事難作何情弊而可以當此祿乎
言此雖謂之妄費可也

氏之於上不從其令而朝廷惟以言諭之宜其以為
虛文而莫之聽也今天下非徒不從上令而有司吏
不自守成法觀官吏所奉行惟奉行朝廷之意而已
若皆守法則法友自足以致治且如役法者長許募
而不許差輒差者徒二季然法當募上戶其備二千

錢進以定此餘所定豈有上戶冒利若干錢而
願役於官乎上戶不願則其執須至彊使為之是
差而皆差也其如法何又如近日買翎毛郡不敷
縣令冒者以於法不許抑派故也然翎毛非人所需
百而派中文移督責諸縣但使之催人以其所收藏
翎毛給之官若縣中只依法行遣安得辦集其執亦
須至也亦是名味買而實抑派也如此者皆法之不
可行者也法至於不可行則人惟意之從而已
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
以行也今法太嚴密直使人於其間轉側不得故易

元是二犯法之人官吏多不必行法必宛轉為犯者
之地法如何行得

心各言心勝心太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之
不作之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為

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
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立君子知命只是事

事惟天理而已無天理則無事也曰必無固必則
無定用

禮之治也與石何人伯遠
則有之亦如則之曰天嘗問是聖人至伯遠天非禮

問三公陳碩廣法為執凡聖人必如是若安石則
自任恐聖人不然

問子思之不使台也
出母照曰何也曰繼體也

問陳莊子死計於魯縣子
哭之有畏而哭之夫哭之也以是而哭也

然也非古之禮也若古之
故生無相問其死也何謂也

昏為臣者交政於中國故生則同禮也則計若非禮
也故春秋因其卒而書之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入所以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氣得其味則為安樂人反其常也以其氣不味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云人之性有別無窮也性也而巳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也至於汩濁則沙泥源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其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取清之議歟

因見王逢原文集曰此高論怨誹之人也它日嘗曰此子才則高矣見道則未

中庸淺處多見於孟子之書其所傳也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六須着仕宦如何師川曰友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既未免得須復為它官逃此之彼彼夫宜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為人所羅織陷於禍柰何曰顧吾所自為者如何耳苟自為者皆合道理而無媿然而不能免者命也

龍山先生全集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不以道理為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
師川曰極是矣待來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為勉又言
人只為不知命故纔有此事便自勞攘若知得徹便
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
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死天也桓魋其
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
何尤人之有孟子亦明為臧倉所毀不遇於魯侯而
以為不遇非臧倉之力蓋知命也列子曰桓公非能
用讎也不得不用管仲非能舉賢不得不舉此說得
之矣曰列子此說似知命然至其論夷惠以為於清

貞之尤以放於餓死寡宗以公孫朝穆之事為得計
以堯舜桀紂之事為不足較茲豈非其過乎曰其過
也若聖人所謂知命義常在其中矣然則彼夷豈得
之而不盡者乎曰然

仲素問知微之顯算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
其所不聞否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
算道不言其聲如雷莊周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
聲可謂善言者也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為恐問救之之
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

國則不得免問安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亦以其
所養人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不去之策自世俗觀
之可謂無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捨此則必
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
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即所謂命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
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
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
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
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

為聞道則不可止知東漢之衰蓋上地人與夫六經
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文章之以古聖賢之
道則略無象髮髣髴相似何也以然於道初無所聞
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緣有
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
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
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仲素問詩如何翰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會
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

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
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
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
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二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益知
此也須當想象在雉為何物知雉鳴為擊而有別之
禽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為知關關之聲為味而通
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為幽閒遠人
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
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
得故翰詩有味至如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語冲去心家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
者循天理而已

曰論蘇明允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
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
不為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忒二虜之患則天
下不可為又其審敵篇引鼂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
今日夷狄之執是友七國之執其意蓋欲掃蕩二虜
然後致太平耳曰纔以用兵為事只見搔擾何時是
天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跡二虜豈不勝如戰
國時節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先豈以

龍山先生全集卷之六十一
朱

崇虛名而受實弊乎或必有道矣

秦少游進卷論所以禦戎乃欲以五路之兵歲出一路以擾夏人之耕如此是吾五歲一出兵而使夏人歲歲用兵此滅狄之道也當時元祐間有主此議者此果可用否曰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不得已誅其君而弔其民可也豈容如此棘是亦無此理今常以五路之師合攻夏人尚時有不支歲出一路其傾國而來攻城破邑吾其可止以一路之眾當之乎大抵今之士人議論只是口頭說得施之於事未必有

言夫公孫上聖 神考欲再舉安南之師公孫對頭陛下禽獸畜之蓋其法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不得已且已復要廣土闢地何益自紹聖崇寧以來所以待夏人大是夫策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今不務德以致人徒得其空地又運中國之財以守之是何所見

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方作得事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者觀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師然後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之班師便為之誡敷文德而有苗格矣舜命禹徂征禹既行而益

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
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乃擅反兵而不疑舜於二人
者無責焉可也乃徇其所為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
曰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已也歟夫是之謂
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沮壞成事
而禹之事為運留君命矣然古之君臣各相體悉如
是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
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
此書言家意之表也蓋其所為者如此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在正心作法
觀錄

作素問益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
心虛道理曰未
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為物顯言
兩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
不理得仁得心盡其甚能盡其心自足知性不用問人
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
是三若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
而已

論及陽成事請永思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

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友
甚矣此論似近亭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法則不可
裴遜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
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
還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丈夫始
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已
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
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
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
易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恒往見凶金柅止車

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
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
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
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邪然城之所為
所難能也取之友是但不可以為法耳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二終

陳敏道也河之文景與不可公為志曰
云昔其色以法對舉自法家之律也
甲其新財平財舉平也其法其法其法其法
入之其法之亦未及也其法之亦未及也
其法之亦未及也其法之亦未及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三

語錄四

裔孫令聞重刊

餘杭所聞

神宗賜金荊公荊公即時賜蔣山僧寺為常住了翁
云嘗見人說以此為曠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
所以難之蓋自其眼孔淺耳曰荊公作此事絕無義
理古者人君賜之果尚懷其桮懷桮所以敬君賜也
所賜金義當受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而受之而施
之僧寺乎是賤君賜也金可賤君賜不可賤書曰人
不易物惟德其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願藏之

家而班諸昆弟之貧者則合禮矣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說曰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因說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可李光弼勸之忠嗣曰石堡城非殺數萬人不可取忠嗣今不奉詔縱得罪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一官易數萬人之命哉忠嗣如此極知輕重曰忠嗣之言甚善然不能無過夫人臣之事

考一利於國死生以之不應以官職之不死願計若言也謂官職之不足道此猶以利言若是古之賢聖處事只論是非而已如此利言則禍患有大於一將軍宿衛黔中上佐是將從之乎惜乎忠嗣之處此亦盡也然則其言合如何曰當云今得罪主上不過一身之利害危辱耳豈可以一身之重而輕數萬人之命哉如此則其言無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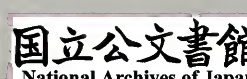
因言 真宗朝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其語有比上德為桀紂者比奏御 真宗令宮中錄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它若

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其直必須先按其指斥棄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曰祖宗慈仁如此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祖宗分明有此氣象天下安得而不治言真宗時監司有以羨餘進奉者議賞內批云國家賦有常數安得羨餘果有之若非八時大量卽是出時減刻安可賞因曰祖宗不為文章然似此語言萬世可傳誦也

揚子雲作大玄只據它大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

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問正叔先生云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邪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言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為語其類耳如說卦於乾雖言為天又言為金為玉以至為駿馬良馬為木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夫不止此為之每發其端使後之學



易者觸類而求之耳蓋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類則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為某
物於鳥獸艸木則為某物於身於物則為某物各以
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
說卦所叙何所用之

論橫渠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它曰先生嘗言自孟
子之後無它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
到得論與叔曰正叔先生嘗言與叔只是守橫渠說
更不肖易才東邊扶得起又倒從西邊去此二公為

常有疑焉故問

謂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
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誕為事而未有以
救之只此風俗怎抵當它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口舌只
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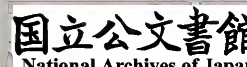
謂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
得盡力於學間無它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
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為己之學去
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

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謂毛富陽云士人如張孝伯真可謂恬於進取者因說張孝伯好曰愿人也然終無使它處若據此人天資直是美惜其少學耳問孝伯樂正子之流否曰非也彼已無進為撫世之意若樂正子將為政於魯孟子聞之為之喜而不寐孟子不徒喜也蓋望其能有為也如孝伯恐不足以當人望只是一箇愿慤可尚耳問愿與善人如此其異乎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豈愿者之事因又問九德曰愿而恭蓋

愿必濟以恭然後能成德也然愿者自應恭謹何謂相濟曰愿者自為之人耳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愿做不得責難於君愿特兒恭而已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它日季常曰細思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曰須有會做只為如今不用着此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底必有道理○君子陽陽之詩序以謂閔周蓋言君子至於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於周不足刺也可閔而已夫賢人才士苟以得祿養父母活妻孥為事而無致君行道



之心誰與為治此所以亂益亂也尚足刺乎
二南為王道之基本只為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問共姜之父母不知夫婦之義不當責邪曰以共姜
之自誓不嫁為守義則彼欲奪而嫁之者為不義可
知取此則去彼矣

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
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曰
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
之其執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

學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強教之也如學詩學禮
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
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為天子豈應以殺人為已任孟
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曰國人殺之也謂國
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
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
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
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

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
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
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為天子若瞽叟殺人皋陶得而
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
之意嘗怪張釋之論涓橋犯蹕事宣罰全文帝怒釋
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愛重
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
人誅之則已以謂為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
言也夫法既曰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
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

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因論為政曰書云毋念疾于頑若念疾于頑便失之
嚴嚴便非居上之道

問有人問正叔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
叔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此語如何曰是也曰
聖人不應不知天理天理既不然而必行之其誠不
幾於無物否曰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為情切猶於此
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為之又曰金縢之事有之然其
間夫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聖
人似不應如此說

因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豈能用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為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而已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執故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游良不為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為韓者方沛公為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

良為韓司徒良以成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為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有導引辟穀從赤松子之語蓋為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先說高祖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平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它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為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因言魯與季常論鑄鼎云鼎之為說左傳魯道來後
之人得以藉口者以此爾然使如丘明之說不誣亦
不過象物之形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而已後
之人主用方士厭勝祈禳之法此何所據丘明云成
王定鼎于郊鄔卜世卜季天所命也然而洛誥周公
所作當時所為無不載者若鼎之為物乃社稷重器
當載而算之載者何也鼎鑄于夏時夏之法制算詳
於禹貢之書豈有九牧貢金成此重器欲以協上下
承天休而禹貢曾無一語及之乎易六十四卦其在
鼎也取象為倘如丘明之說略無毫髮相類而况於

後之紛紛者乎故凡事無徵者皆不可為也後世如
曹參可謂能克已者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
為天下乃以清靜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

因論寒士乍得官非不曉事便是妄作大抵科舉取人
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問李德
裕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
否曰德裕為此論至今人以為偏當時人以德裕用資
蔭進身不由科舉故為此論此最無謂以德裕之才應
唐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為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
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蔭為慊者此自後世流

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三無益之習
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俛俸一第以為榮是何足
識天應舉之是寒士無祿不待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
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之以資蔭與進士今優
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
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口
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勸焉可也彼讀書者應舉
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足經國之
才用為執政亦得不可以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
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
做亦

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
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有學
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為無出身駁之
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
字亦自沮人為善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
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為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
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
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
手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總說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錙向多少忠於漢只為做計較太甚總被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

言季常曾問楊雄來應之曰不知聖人何足道季常駭之淵因語後世學道不明爾被流俗之蔽只如它取揚雄亦未能免流俗也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一人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先生曰然觀其論

婦人不再遣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南都所聞 己丑四月自京都回至七月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於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於聖人之偽真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疏關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為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是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偽為也

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邪所謂門算是學易自此入
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喻易為屋室謂其入
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為此言者只為元不曉易夫
易與乾坤豈有二物孰為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
順而命之名耳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
毀則無以見易蓋無乾坤則不見易非易則無乾坤
謂乾坤為易之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爾一動
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戶謂之
坤闔戶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
猶橐籥乎天氣之闔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有闢變

由是生其變無常非易而何小蔡云輕清者上為天
神應之為乾重濁者下為地神應之為坤似此解釋
夢也末夢見易大抵看易須先識它根本然後有得
失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求張橫渠於正蒙
中曾略說破云乾坤之闔闢出作入息之象也非見
得徹言不能及此某舊作明道哀辭云通闔闢於一
息兮尸者其誰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不知自
求只於文字上用力要作何用此等語若非以見問
終說不到如其與定夫相會亦未嘗及從問某常疑
定夫學易亦恐出它荆公未得荆公於易只是理會

文義未必心通 右非心通縱說得分明徹了不濟事
 易不止一理 心通始得如龔溪父說易元無所見
 可憐一理 無是處問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
 分明說易 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
 乾坤 爾識破本根須是知體同名異自
 然意義境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本無體
 天地 乾坤斯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問天
 地 輕清重濁之氣升降否曰然天地乾坤亦是異
 名同體其本一物變生則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亦此物也但因變化出來故十態萬變各自陳露故

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為也
 其所以變化孰從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
 然後變化可得而見焉云舊常解此義云無象無形
 則神之所為隱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因問乾
 坤毀則無以見易如此則易不屬無矣曰易固非無
 張橫渠溪關老子有無之論并有見於此否曰然總
 說無便成斷滅去如釋氏說空又曰非空到了費力
 聖人只說易最為的當因言孟子論養氣到此方見
 有功於前聖曰如孟子者方是能曉易如說必有事
 焉非見得分明此說如何撰得又問正叔先生以必

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其嘗疑勿正心似非聖賢語
意及見此乃知正叔先生讀書有力曰事說勿正則
可心說勿正則不可正叔讀書直是不艸艸它議論
方是議論伯思言正叔以至大至剛以直為一句養
而無害為一句或云伯淳曾言至大至剛之氣須以
直養正叔堅云先兄無此說若曰以直養而無害莫
不妨曰嫌於將一物養一物不如養而無害較渾全
它門說話須是與它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易有太極算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
無定位當處即是太極邪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

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
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

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

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天下不亂若以智

籠臣下智有時而困則彼不為用矣其執須至於誅殛

之然後已觀西漢之君臣多尚權謀當時大臣少有

能全身者蓋以此某舊作中論曾有一篇及此朝廷

上做事須先令學術粗明然後可以為不然人人說

一般話如何做得事

王章論王鳳當時人君非不悞但以力弱被王鳳寸

理會起便推從王章身上去章終被禍人君如此誰敢與它放脚手做事

正牀在經筵路公入劄子要宰相以下聽講講罷諸公皆退晦叔云可謂稱職堯夫云真侍講又一人云不知古人告其君還能如此否只為諸公欽服它它又多悟人所以後來謫生因說正叔經筵開陳故及此所論列有處記

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謂不芸苗任滅即是無事

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忘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語言直有難理會處今人注解只是亂說

問正叔云詩非聖人所作當時所取只以其止於禮義至如比其君狡童碩鼠則已甚其說如何曰此理舊疑來因學春妹遂知其意春妹書笑之奔及其婦皆曰鄭伯突其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為君故也不以為君故詩人目之為狡童觀褰裳之詩云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其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

漆言人心已離若大國見正國人必從之矣天人之視
忽如此尚誰以為君若猶以為君則比之孩童誠不
可矣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欽至使人欲遠彼樂國則
人心之離亦可見矣又云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君離
而去之則為獨夫

學者若不以敬為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
之謂一

人言春炅難知其實昭如日星孔子於五經中言其
理於春炅著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炅誠不
難知人云伯淳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炅若經不通則

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某曾問之云傳不通
則當求之經何也曰只如左氏春炅書尹氏卒尹氏
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炅則書曰尹氏傳云
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尹氏是何義須當以尹氏為
正此所謂求之經

問乾坤用九六荆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
理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
有分明繫辭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
兩地也

因言了翁說易多以一字貫衆義如何曰易卦用字

有如此者有不如此者如云習坎重險也又言天險地險王公設險則險為善睽乖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為善蓋一字兩用字非此類則不可如師是師旅之師豈可說為師友之師以來書云爾故及之
形色天性也有物必有則也物即是形色即是天性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以為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謂形色為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

毗陵所聞

辛卯二月十一日自沙縣來不至十月去

鐫元承言相之無所不用其敬嘗掛真武畫像於中其不欺暗室可知曰相之不自欺則固可取然以像置帳中亦可謂不智曰何神以言之曰果有真武則敬而遠之乃所謂智帳中卧之處至藝之所也何可置神像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喻於義則唯義而已自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孟施舍知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唯義之從故也

或曰文王所謂至德以不累於高名厚利故也所謂

不累於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不
累於高名者有其二而弗辭曰如是則武王之取天
下以為累於利而可乎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悅
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
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蓋
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以取天下何
難之有而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
也夫是之謂至德

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
百揆則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
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才其
德可謂大矣室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
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艸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
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
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尤難
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趨諸葛亮卧
艸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
諸葛之智尚知如此又況不為諸葛者乎然則居畎
畝之中而以天下為己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
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舜可謂無為有天下初無所與其任九官去四凶視其功罪如何舜無毫髮之私也

劉向之所謂忠可以為戒不奉似之非所以全德大抵人能住得然後可以有為主智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

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荆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荆

公之學本不知此

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曾請諸公啜茶觀畫惟正叔不往辭之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如正叔真箇不去得它人到此須容情與它去

或問正叔先生云邵堯夫易數至今無傳當時何不問它看如何先生曰若是公等須打不過必問它

字說所謂大同於物者離人焉曰揚子言味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不知是同是不同若以為同未嘗離人又所謂性覺真空者離人焉若離人而之天正所謂頑空通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菴摩羅識唐言

白淨無垢第九阿顛邪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
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撥其本言善惡
混乃是於善惡已萌處看荆公益不知此

蕭山所聞 壬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

橫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豐豐而繼善者斯為善矣
惡盡去則善因以成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伯思
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橫渠因何如此說據此說於易
之文友自不通却令伯思說伯思言善與性皆當就
人言繼之為說如子繼父成乃無所虧之名矣若非
人即不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

生皆可言繼之善友有多般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
智之不同後人以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為
姝冬固不可為夏其實皆善也先者特善之長也固
出於道故曰繼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無虧欠要
成此道除是性也今或以萬物之性為不足以成之
蓋不知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稟之異非性之
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
耳何常與物是兩然性

伊川語錄云以忠恕為一貫除是曾子說方可信若
它人說則不可信如何曰明道說卻不如此問明道

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
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撥其本言善惡
混乃是於善惡已萌處看荆公益不知此

蕭山所聞

壬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

橫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豐豐而繼善者斯為善矣
惡盡去則善因以成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伯思
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橫渠因何如此說據此說於易
之文友自不通却令伯思說伯思言善與性皆當就
人言繼之為說如子繼父成乃無所虧之名矣若非
人即不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

生皆可言繼之善友有多般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
智之不同後人以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為
姝冬固不可為夏其實皆善也先者特善之長也固
出於道故曰繼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無虧欠要
成此道除是性也今或以萬物之性為不足以成之
蓋不知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稟之異非性之
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
耳何常與物是兩性

伊川語錄云以忠恕為一貫除是曾子說方可信若
它人說則不可信如何曰明道說卻不如此問明道

說曰只其所著新義以忠恕為曾子所以告門人優
是明道說問中庸發明忠恕之理以有一貫之意如
何曰何以言之曰物我兼體曰只為不是物我兼體
若物我兼體則固一矣此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以
為者乃是參彼已為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為仁
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曰即已即物可謂一否曰
然

孟子言孔子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
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於
智何也曰聖則具仁智矣但此發明中處乃智之事

聖則其所至也未必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則
智但可語賢者若乃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
如所謂從容中道從心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曰如
伊尹伯夷柳下惠只於清任味處中其它則未必皆
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

智便是用處曰用智莫非所以言聖人若曰行其所
無事則由智行非行智者也曰觀此知是以智為妙
曰聖人之於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即便是從容處
豈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味處已至
聖人但其它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

孔子異只為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歟
○充類至義之盡言不可以謂之盜也徧較猶可則
取於民猶禦者受其所賜何為不可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分此與聖人之味互相發邪
乃所以為味邪曰若觀其味疑若不分故此特言之
曰何以知其分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
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
剛介可知矣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算將做天下一
人看曰固是

東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蓋所
以為大然其辭卻似不達孔子云敬義在而德不孤
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意
夫能使四海之內皆兄弟此所以為大也

東坡云萬物覩乃是萬物欲見之言欲見之便非聖
人作而萬物覩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人唯恐不作
作則即時覩矣作與覩同時事也啐啄同作

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蓋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君由在
此一爻故又言於九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
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

君子行此四德者蓋乾之所謂君子也曰所以為君子者乃行此德之人耳

上治如所謂正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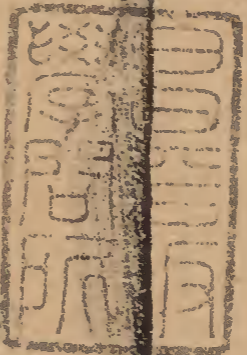
讀書須翰古人大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曰以殺舜為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偽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此等八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既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矣

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卹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君子能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為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為大事者也未必能外生死

鄭季常問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而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豈得為遲遲曰孔子欲去之意蓋久待燔肉不至而行不欲為苟去乃所謂遲遲若它國則君不用便當去豈待燔肉之不至然後行曰何以見其去它國之速曰衛靈公問陳一

語不契明日遂行

孟子所言皆精粗棘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
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
為適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
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亦應與



